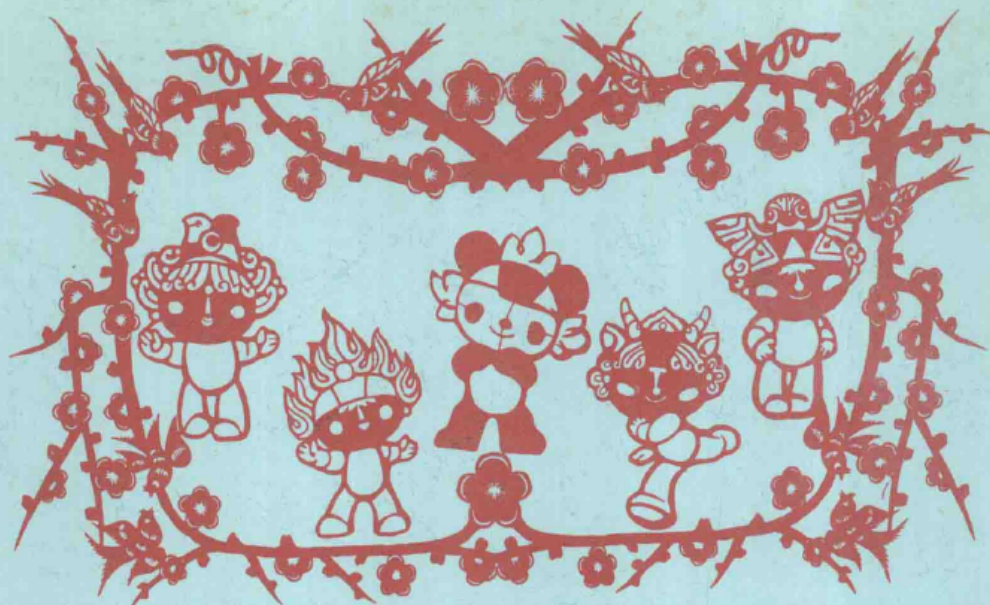


深圳市龙岗区戏剧小品 民间文艺作品集



深圳市龙岗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主办单位：深圳市龙岗区民间文艺家协会

支持单位：深圳市龙岗区文体局

深圳市龙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编委：陈小澄 王寿康 唐华刚 薛丁奎 钟永胜

编辑：陈艳

封面设计：陈艳

校对：金涛 燕枚枚

目 录

戏剧小品民间文艺作品

- 1、七夕月半圆（大型戏剧）.....曾桂森（1）
- 2、都市热风（大型话剧）.....金 涛（18）
- 3、奶妈（大型戏剧）.....温何根、胡文冰（51）
- 4、策划（戏剧小品）.....徐巍然（68）
- 5、新立论（小品）.....集 体（71）
- 6、新城换新貌（对口相声）.....张国平、刘东来（74）
- 7、岁月（哑剧小品）.....唐华刚（78）
- 8、冬日阳光（话剧小品）.....何文希（80）
- 9、回家（小歌剧）.....孙立法（84）
- 10、倔大爷（小品）.....侯继宽、唐华刚、杨 用（89）
- 11、马路遐想（小品）.....沈斯愿（94）
- 12、难得听懂的大鹏军语（小品）.....薛丁奎（98）
- 13、黑“的”（话剧小品）.....徐巍然（104）
- 14、军装情（小品）.....李 磊（106）
- 15、尊严（小品）.....吕志明（109）
- 16、等.....（小品）.....吕志明（113）
- 17、改革开放精神放光芒（客家山歌）.....李城英（117）
- 18、屁股扭扭翘上天（客家山歌）.....陈泉芳（118）
- 19、书记访问老党员（客家方言快板）.....罗育灿（119）
- 20、解说词.....罗育灿（120）

- 21、婆媳和顺心花开（方言快板）.....罗育灿（123）
- 22、咸塘坑口围乌头（大鹏方言快板）.....罗育灿（124）
- 23、虎胆英雄刘黑仔（方言快板）.....罗育灿（125）

民间文学散文作品

- 1、喜乐家园.....薛丁奎（126）
- 2、乡村的四季.....王长敏（128）
- 3、爱你，至此不渝.....丘梦华（132）
- 4、写真集.....丘梦华（134）

民间文艺对联灯谜作品

- 对联（十副）.....李统英（137）

大型戏剧

七夕月半圆

曾桂森

时 间 现代（1949年七夕——1991年七夕）

地 点 粤南边陲鹏澳湾金门岛—台湾高雄
——鹏澳湾。

人 物 秋月 鹏澳村女，18岁——60岁

阿榕 鹏澳村民，22岁——64岁

阿实 鹏澳村民，秋月丈夫

何娣 金门小学教员，阿榕之妻

春花 阿实、秋月之女

阿根 阿榕、何娣之子

高连 心地善良的国民党下层军官

秋父 鹏澳村民，秋月之父

阿丕 流氓地痞

引歌者（男女各一）

（一）

[幕前词：这是一个发生在南海之滨鹏澳海湾的故事。故事起缘在一九四九年的七夕之夜，时间跨度足有四十二年。四十三个乞巧节，它似梦非梦，缠绵，深沉，坚毅……。这说不完道不尽的入骨相思，只能用“心灵感应”才能解读它的真谛。——来了，我们的主角登场了。

[大幕徐启。海天一色，半圆的月亮，一抹淡白的银河，还有七颗特别闪亮的星星。两条小溪汇合入海，东西两盏渔火由远而近，逐渐现出两条小船。歌声悠扬，小船越划越近。好一幅渔歌唱晚的美景！

（男女同唱）打鱼归来唱渔歌，唱渔歌，
划近滩涂好对歌，好对歌，

忙里偷闲赴乞巧，

月七日歌最多。

天上织女会牛郎，

地下情妹会情哥。

莫说渔歌从口出，

一诺千金定山河。

阿榕 天上就有牛郎星，

地下自有打鱼人，

自古渔家多辛苦，

阿妹呵，难得岸上人同情。

秋月 天上有颗织女星，

地下补网艇家人，

担惊受怕把哥挂，

阿哥呵，艇家女儿最多情。

阿榕 妹有情来哥有情，

乞巧相会可定情。

明年七夕办喜事，

阿妹呵，你可应承不应承？

秋月 撒网就要看鱼情，

想收渔获要耐心，

定情不像摘果子，

合心合胆才成亲。

阿榕 铁棒磨成绣花针，

打鱼阿哥有耐心，

妹有心话直白讲，

我洗耳恭听妹叮咛。

秋月 米筛筛米谷在中，
男人就要有始终，
莫学米筛千只眼，
要学蜡烛一条心。

阿榕 打鼓打在鼓中心，
锤锤到点响咚咚，
赤脚下水知深浅，
阿妹呵，哥作蜡烛一条心。

秋月 带着笠麻莫攀遮（伞），
连了一侬就一侬，
一壶唔（不）装两样酒，
一树莫开两样花。

阿榕 一树唔开两样花，
深山风竹唔开叉，
竹叶婆婆遮妹影，
任由风摇心唔斜（邪）。

秋月 阿哥出海打鱼鲜，
妹送水布把哥缠，
夜里舒来贴背睡，
日里抹汗又洗脸，
阿哥哟，有心连妹你心要坚。

阿榕 我恋妹心比磐石坚，
生亦缠来死亦缠，
明年带妹出海去，
同打鱼鲜共枕眠，
妹呀妹，你千万要等到这一天。

秋月 转眼就会过一年，
我耐心等到这一天，
船尾贴个大喜字，
同船共度过百年，
哥呀哥，松柏连理共条根。

阿榕 我做梦也想这一天，

发誓同你生死连，
藤生树死缠到老，
树生藤死死也缠。
阿妹呵，你肯发誓生死盟？

秋月 生也缠来死亦缠，
发誓相好一百年，
那个九十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哥呀哥，牵手含笑上西天。

[正当两船贴近，阿榕、秋月欲相抱之时，
突然远处射来一束强光，接着传来隆隆的
汽艇马达声。]

阿榕（惊叫）不好了，痾痾鸡（国民党军）抓
人抢船来了！秋月，你快去红树林躲一躲，
我把他们引开。

[阿榕急划渔船往海上去，秋月弃船躲进
红树林。]

[一条汽艇穷追阿榕……]

[幕后传来吆喝声 别逃，别逃！再逃老
子就开枪了！……]

秋月（焦急地）阿榕哥……！

[幕后传来快艇远去声。]

[切 光。]

（二）

[七年之后，又是一个七夕。]

（引歌） 眨眼时光过七年，
隔海两岸两样天。
恋人总系情依依，
七夕对歌又一年。

心灵感应可传意，

音容笑貌现眼前。

[灯亮，两侧分别出现秋月、阿榕的身影。

秋月 盼郎归啊盼团圆，
两岸情丝一线牵，
七夕对歌今又是，
哥呀哥，魂魄落在哥身边。

阿榕 湿柴烧火暗出烟（冤），
抬头但见离恨天，
五更魂魄面对面，
阿妹哟，醒来才知隔重天。

秋月 隔重天呵真可怜，
传书寄讯不可能，
惟有等到七月七，
哥呀哥，鹊桥相会忆情缘。

阿榕 歌声飞过九重天，
切齿共骂瞎眼天，
牛郎织女都有相会日，
为何我俩偏不能？

秋月 要骂天，要骂天，
为何天地心柬（这么）狠，
月缺还有月圆日，
等郎等到哪一年？

阿榕 阿哥想妹年复年，
望穿秋水海连天，
铁石心肠都想碎，
教我怎么不心寒？

[一侧灯渐暗，另一侧灯亮，高连长上。

高连 嗨，都七个年头了，你还在唱呀？——相思病！

阿榕 都因相思病不轻，
七夕总要听妹声，

隔海听妹声声诉，

心病心医命才生。

高连 废话少说，你这是犯军纪的，轻则打一百军棍，关禁闭一个月，重则嘛，就地正法！难道你不怕军法惩处？

阿榕 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连长大人，你听便好了。

高连 ……你！你刚才叫我连长？

阿榕 是，……不是，高营长，恕属下健忘，忘记了你已荣升营长了。

高连 别忘记，你也升上班长了，好好干，两年提一级。

阿榕 娶不到秋月为妻，让我当师长也没有意思。

高连 你看，你看，相思病是不是？——别犯傻了，秋月在大陆，你在金门，能见面？能结婚？简直是白日做梦，——闲话少说，给我回去！

阿榕 不！

高连 嘿，还不？小子，撞着我高某心慈手软，算你前世有修了，军令如山呵，走！

[切 光。

[另一侧灯亮，刚与阿榕对歌的秋月，坐在石板上掩面哭泣。流氓阿丕突然上。

阿丕 嘿，又在隔海唱歌了，对海那边是台湾，你那老情是反动派。

秋月 不，阿榕不是反动派，是……

阿丕 （打断）是痾痾鸡！

秋月 不准你污蔑榕哥，他是被痾痾鸡抓去当壮丁的好人。

阿丕 好，我不和你争辩了，你不是很会对歌的

么，和我对几首，怎么？

秋月 对歌？你也配对歌，一肚子泥团的人，你有几条歌？

阿丕 歌仔有的是，山歌、咸水歌、风流歌我都会。

秋月 要是你对输了呢？

阿丕 我对输了，保证不动你一根毫毛，要是我对赢了，你就得嫁给我，和我睡觉。听着，我唱了

什么晓暗又晓光？

什么会下又会上？

什么晓软又晓硬？

什么会短又会长？

秋月 （冷笑）嘿嘿，连三岁小孩都答得出，听着——

星星晓暗又晓光，

纸鹞会下又会上，

麻糖会软又会硬，

蚯蚓会短又会长。

阿丕 不对，我唱的是“斑鸠”，呐，你看——
（欲做下流动作）

秋月 别别！流氓，好不要脸的臭流氓！

阿丕 好呀。我就是流氓。我现在就要流氓给你看，
（动手。用绳子将秋月缚着，欲行非礼）

〔秋月父亲背柴上。

秋父 住手！（拿起镰刀要与阿丕拼命）

阿丕 （耍花招，故意举手）好，好，我投降，我不敢了。（趁秋父不备，反把秋父打倒。威胁地）老东西，你是我对手？乖乖的认我这个金龟婿吧！

秋父 呸！厚颜无耻的臭流氓，你不得好死。

阿丕 你骂好了，好不好死我不在乎，只要和秋月生米煮成熟饭。——（欲动手）

阿实 （急上）畜生住手！（用棍子把阿丕打倒将秋月父女解救。）

阿实 大伯，你陪秋月先回家。我把这畜生押到治保会去。（押阿丕下）

秋父 阿实，好人阿！

秋月 幸得遇着好人呀！

秋父 闺女阿，阿爸还是那句话，你等阿榕整整七年了，等到猴年马月啊？我看……

秋月 我曾对阿榕哥发过誓，我秋月非阿榕哥不嫁。

秋父 可是，我怕你等到毛白牙齿脱都是白等啊。

秋月 那个九十七岁死，奈何桥上等三年。

秋父 话不能这样说，阿爸年纪老了，你一个老闺女能过么？……女人呀，总是要有腰圆膀阔的男子汉来庇护！秋月阿，你就听阿爸一回吧！我看阿实这个人实在，你就……

秋月 阿爸，你让我再想想。

秋父 好，好，你就再想十天半月……

〔切 光。

（三）

〔一九七二年七月七日

引歌 过了七年又七年，
望断巫山不见天，
麻石心肝都想碎，
铁打眼珠也望穿。

〔一侧灯亮，秋月独自一人手挽竹蓝站在望夫石上凝望。

引歌（女声）泪眼远望日落西，

憔悴秋月不知归，

望夫石上把榕哥盼，

归巢的鸟儿也双飞。

[一侧灯暗，另一侧灯亮。那边是金门，阿榕独自一人在荷枪站岗，但所不同的是他，竟在偷偷地看起书来。

幕后歌（男音）潮起潮落又一天，

麻木清醒一般般，

老兵站岗打瞌睡，

阿榕值勤读诗篇。

[天真少女小学教员何娣背画夹上，发现站岗读书的阿榕，甚觉惊奇，急写生。

[阿榕有所觉察，干咳一声，欲藏书本。

何娣 兵哥别动，求求你让我把你的精彩形象画完？

阿榕 怎么？你想打小报告去领功？

何娣 我才不管你们当兵的是非呢。我只想画画写生，提高画画艺术。

阿榕 那你就画吧，不过我能有什么精彩形象啊？

何娣 话可不能这么说。从你的眼神、姿势，我知道你的内心世界。只要你肯配合，我一定能把你的神韵风采，收进仅仅属于我自己的艺术殿堂里。

阿榕 小姐，你讲笑拿别的，我是老几？——兵痞一个罢了，那谈得上神韵风采？

何娣 大哥，请相信我的真诚，你能告诉我，你读的是什么书么？

阿榕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分久必合，是本闲书。

何娣 不，这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从你神韵中我就看透你的内心世界——身在曹

营心在汉。

阿榕（独白）好一个独具慧眼的女流呀！（对何娣）别尽胡说了，与兵哥说话莫谈国事。

何娣 大哥，你一定是客家人。

阿榕 你凭什么作此绝对的判断？

何娣 爱书如命，这是客家人的传统，再说你的母语……

阿榕 我猜你也是客家人。

何娣 猜对了一半，我母亲是台湾人，我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广东嘉应州人，我的基因是客家种，我的血液……

[就在这时，传来飕飕的炮弹前奏声。阿榕说声“当心炮弹”！便丢下长枪扑向何娣。炮弹轰的一声炸响，由于阿榕的及时掩护，两人化险为夷，只是灰尘满身。

何娣（扑打着身上的灰尘）好险阿！

阿榕 小姐，大危险了！你快离开这里！（拂去尘土，拾起画具交给阿娣示意她赶快离开。）

何娣 谢谢了。

阿榕 不用谢，小事一桩。

何娣（欲离开又停步）对了，我忘记询问大哥你的尊姓大名。

阿榕 我是根系发达的一棵大树。

何娣 榕树！你叫阿榕是么？

阿榕 小姐芳名？

何娣 小姓何，我有姐无兄女当男！

阿榕 你叫何娣，是东门旺铺老板的掌上明珠，国民小学的图画教师何娣小姐。

何娣 真聪明！后会有期了，拜拜！（轻轻挥手，嫣然一笑）

[切 光。

[在轰轰的炮声中，两侧灯亮。那是深沉的七夕之夜，天不作美，愁云密布。秋月，阿榕又是来对歌诉情。

秋月 今日对歌难开声，
失手打翻五味瓶，
酸甜苦辣还有涩，
阿哥哟，不知那味你中听。

阿榕 酸甜苦辣我唔嫌，
听歌总爱听心声，
黄莲拿来兑蔗汁，
甜中有苦苦带甜。

秋月 多的苦来少的甜，
皆因想哥病唔轻，
北雁南飞有回转，
哥呀哥，你为何一去无踪影？

阿榕 寄出书信一封封，
因何不见妹回音？
莫非落入坏人手，
最怕坏人起歹心。

秋月 莫再寄信报佳音，
泥牛入海没回音，
只盼年年七月七，
心有灵犀一点通。

阿榕 心有灵犀一点通，
阿哥恰似一枚针，
跌落大海无觅处，
灯盏无油枉费心。

秋月 灯盏无油烧灯芯，
妹是蛤蟆哥虾公，
蛤蟆吞吃虾公脚，
几多勾郁挂心中。

阿榕 阿哥落运妹莫愁，

再好草山有瘦牛，
有愁有郁同哥讲，
自有云开见日头。

秋月 何必相劝说好言，
妹是苦胆哥黄莲，
黄莲苦胆苦对苦，
可怜人对人可怜。

阿榕 莫把愁郁涵心田，
愁坏身体无人怜，
不如对海放声哭，
诉尽冤苦心自宽。

秋月 我今隔岸诉苦冤，
苦难沧桑十四年，
吃鱼吃肉黄莲味，
粥饭虽香口难咽；
下田耕作无力气，
织补鱼网手打颤；
出门三步低头走，
六亲相会笑苦脸；
慈父更为弱女苦，
两鬓白发日日添；
最苦最愁是长夜，
空房孤枕单人眠，
窗外唧唧虫子叫，
似是榕哥细叮咛，
呱呱一声夜鹤叫，
美梦惊醒身打颤，
醒来不见榕哥面，
心肝抖落十二层，
刀割心头疼，
疼到五更天，
五更鸡子叫，

又是大白天。

月夜如轮转，

一年复一年，

问天又问地，

还有几个十四年？

江河有尾恨有底，

两岸为何不团圆？

[舞台沉寂，长时间的凝固。

阿榕 苦阿！

你问地来我问天，

天地为何不答言？

不如我往大海跳，

飘尸过海葬家山！

[欲纵身跳海，高连突然窜出，急拦。

高连 怎么，你想跳海呀？……蠢货！

阿榕 我实在受不了了，还是秋月讲得好 江河有尾恨有底，两岸为何不团圆？

高连 月缺过后是月圆，船到滩头水路开。——国事就莫谈了，还是谈谈你自己吧！好小子，也真是三衰过了有六旺，竹笋逢春有出头。告诉你，你小子行桃花运了。

阿榕（懵然）什么意思？

高连 很有意思。告诉你，何家小姐看上你了，何老板叫我向你提亲哩！

阿榕 不，不，不！我早有所爱，我发誓，非秋月不娶。

高连 还说你的秋月，她在大陆，你在台湾，莫说通婚，就是通信都有罪。

阿榕 我宁愿终身不娶。

高连 还是这么傻呀？世事就是那么怪，好运来了逃也逃不脱。废话少说，这喜酒我是喝定了了。哈哈……（下）

阿榕（懵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切 光。

[一侧灯亮，秋月独自一人蜷缩着身子在凝思发呆。

（幕后歌）乌云遮月暗沉沉，

夜雾弥漫灰蒙蒙，

可怜秋月痴情女，

乞巧又是一场空。

[阿实荷枪上，靠近秋月。

阿实 果然又在这儿。——秋月……

秋月（尚在梦境之中，误将阿实当阿榕，将阿实抱紧）阿榕，我的好榕哥阿，我想死你了，你终于回到我的身边来了。抱紧我，紧紧地抱着我……（尽情地吻着阿实，阿实尴尬，……）

阿实（独白）好一个痴情的女子啊。

秋月 榕哥你快告诉我，你是怎样回到我身边来的？

阿实（松脱）秋月，你醒醒，我不是榕哥，我是阿实……

秋月（醒悟过来，把阿实推开，不好意思）你……你在监视我么？

阿实 上头是这样安排的，但我没有执行，却是在保护你。

秋月 保护我？……民兵营长在保护我？

阿实 没错，我真的，实实在在的在保护着你的安全。你试想，在这个时候，风高月黑的，你一个姑娘家，夜深人静在这荒山野岭对海唱歌，不危险才怪！莫说有阿丕这样的流氓地痞在觊觎你，人们也在注视着你……

秋月 那你把我抓去报功好了。

阿实 我是榕哥的老朋友，我很了解你，也很同情你，还十分佩服你。所以……

秋月 佩服两字我不敢当，你不是在我爸面前说我太痴情，太固执，太封建了么？

阿实 我是这样说的，现在当着你的面我也这样说你。你呀，太不现实了，太不识时务了。与其望梅止渴，倒不如重新栽树啊！

秋月（重复）望梅止渴？……重新栽树？你这是什么意思？

阿实 你是聪明人，难道要我画公仔画出肠么？

秋月 ……

阿实 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说错了，你就当我没有说，别把它放在心上。

秋月 说吧。

阿实 我……（欲言又止，终鼓起勇气）我会象阿榕那样待你好！

秋月 ……

阿实 天快亮了，回家去吧，你爸还在提心吊胆的牵挂你呢。（欲扶秋月回家，又不敢造次）

[正在这时，秋月父亲披着夹衣颤颤巍巍地上，当他发现阿实秋月在一起，欲停步回避。

阿实（发现秋月父亲，拘束地）你爸寻你来了，（转对秋月父亲）大伯，我把秋月还给你了，你劝她快回家去吧，省得又给人家说长道短了。（下）

秋月父（慨叹地）多好的一个保护神呵！

[切 光。

（四）

[在笙箫鼓乐中灯亮。两侧奏出不同风格的婚姻喜庆音乐。一边是岭南音乐，一边是台湾南音。

幕后歌（男）笙箫鼓乐闹连连，

半强半就结婚缘；

[幕间两侧均传出婴儿出世的呱呱哭声。

续幕后歌（女）十月怀胎生细仔，

两边老人笑开颜。

（男女合唱）凑合婚姻幸福少，

藕瓜切断丝还连。

年年七夕歌照对，

魂绕梦会鹊桥边。

[七年之后的中午，在金门何娣的卧室，天气炎热。阿榕酣睡，赤条条的只有一条旧水布遮着俗处，侧卧着姿势如睡狮。何娣悄上，欣赏地，拿起画具进行速写。

何娣 多么自然好睡姿。

十足一条睡雄狮，

我聚精会神把他画，

心理更觉甜滋滋。

你看他，四肢匀称比例好，

线条粗犷赤肌肤，

浓眉阔嘴狮子鼻，

两耳垂肩不招风，

额门宽敞有豪气，

微瞌的睡眼也温柔。

似这样，阳刚之美好神韵，

我必须重笔细描入画中。

[正当何娣全神贯注细描时，阿榕翻过身子，背对何娣。

何娣（自语）怎么搞的，我还没有画完哩！——

也好，就再画一张虎背熊腰大肥臀的侧背图吧。（换过画纸，欲再画一张素描。）

阿榕（说梦话）秋月呀秋月，我好想你啊——（啜啜舌头，继续说梦话）秋月妹呀秋月妹，榕哥回来看你了……

何娣（惊愕）他……他说什么？……他在喊秋月，在喊他的旧情人秋月。……虽说是白日做梦，可也是有所思才能有所梦呀。这说明什么？

（唱）他口口声声唤旧情，
秋月秋月叫不停，
梦中他把天机泄，
与我貌合却离神。
一颗真心他当驴肝肺，
顿叫我魂消魄散痛彻心！
恰似五雷贯顶劈，
劈得我两眼晕花冒金星。

（晕眩倒地而生，沉寂一瞬。）

（续唱）想当初来忆当年，
高连热心把红线牵，
阿爸也说他人品好，
他给我的印象也活鲜。
我全心全意把终身托，
夫妻恩爱整七年，
儿子聪明又活泼，
天伦之乐乐无边。
谁知他刹那之间露了馅，
顿叫我愧疚万分苦难言，
自古爱情求专一，
爱情自私理当然，
貌合神离我心碎，
同床异梦决不能！

气死我了……（把画具一扔，气极欲下。）

阿榕（从睡梦中惊醒。）谁呀……你，你干什么？……（睡眠惺忪地看着何娣，又发现地上的两张素描，欲捡起。）

何娣别动，我还没把做梦说鬼话的伪君子画完哩！

阿榕（不解地）伪君子？做梦说鬼话？怎么，睡觉也碍着你了？我好不容易调了班，想认认真真睡个囫囵觉，可你……

阿娣我不该打断你的白日美梦！是么？

阿榕你怎么知道我在做梦？

何娣多美好的思春梦阿！（学阿榕的口语）“秋月妹……榕哥回来看你了”。多肉麻呵，亏你说得出口。你老实告诉我，这秋月是谁？你到底和她是什么关系？你偷偷摸摸的和她鬼混了几回？

阿榕（大笑）哈哈，我以为是什么大事惹你发那么大的醋劲！……我不是曾经对你说过了么，那秋月是我在大陆的 老情，是我最心爱的姑娘，若不是当年高连他们把我抓壮丁，那秋月就是我的老婆了，说不定我的女儿也长大成人了。

何娣你真是白日做梦！

阿榕你说对了，是不可能实现的白日做梦。

何娣你还记得当年我对你下过的注脚 “身在曹营心在汉”么？

阿榕记得记得，我从来就不瞒着你。事实上时至今日我还是身在曹营心在汉。

何娣可是？在爱情方面是不容许你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爱情是专一的，是绝对自私的。你既然和我结成夫妻又有了爱情的结晶，有了美满温馨的家庭，就不允许你同床异梦！

阿榕 这我知道，但我无法做到。我与秋月虽然未成婚，但我俩是入骨相思。这思想是抹不掉的呀！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对没有对你有什么行为上的背叛！

（唱）你我同床共枕七八年，

从来未曾反过脸，

出双入对人羡慕，

温馨家庭多笑脸。

儿子聪明有出息，

老父称心度晚年，

含辛茹苦度时日，

夫妻恩爱苦也甜。

我从来没有非分想，

只是胡马跨海也望家山，

人非草木有情感，

莫怪夫君心不专，

阿榕不是无情汉！

我怀念秋月也自然。

〔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高连在喊 “开门，快快开门”！

何娣 高团长来了，快穿好衣服，（递给阿榕军装）我去开门。（开门）

阿榕 高团长，有什么急事吗？

高连 有急事，大事！——上边来人了，来头不小，似是保密局系统的。

阿榕 保密局？……他们来干什么？

高连 整肃，来搞洗脑的。你年年七夕都望海唱歌，尽唱思乡念祖想大陆的情歌，谁敢担保连里、团里没有人打你的小报告？

阿榕 这——我不怕，有那个老兵不思乡想家的？

高连 话是这么说，就怕人家枪打出头鸟。

何娣 那怎么办？高团长，你就网开一面，放阿榕一马。

高连 我不网开一面，你们有今天么？……看在何老板面上，也念在你俩与我高某多年的交情，我也豁出去了，（掏出一本复员证给阿榕）这是一张《回台复员证》。记住了，这是我故意提早三天签发的，万一被人追查起来，你要一口咬死这日期。准备起程吧，全家迁出金门，越快越好。后天是单日，大陆方面不开炮，有船到高雄，你们就搬家到高雄去。

阿榕 好，金门这地方我也住腻了，天天捱炮轰，耳朵也快震聋了。

何娣 我听团长的，高团长的大恩大德我家永世不忘。

高连 谢字就别说了，其实阿榕小子最清楚，当年是我奉命行事抓他来金门，如今我擅作主张放他一马。我俩算是摆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

阿榕 （感动地握住高连）大哥……

高连 别说了，准备行装要紧，后会有期。（欲下，突然想起）对，你把这身“虎皮”脱下，连同军徽肩章一并给我带走。

阿榕 我早就恨死这“虎皮”加身了，不过……明天才上交吧！

阿娣 为什么一定要明天？

高连 阿，我想起来了，今日是七月七，你这小子还想去禁区对海唱歌呀？——不行，绝对不行，如今是非常时期，你不要命了么？

阿榕 我什么时候怕过死。

高连 阿榕啊！往日你孤单一人在金门，如今你是有妻有子有老父；往日你有我暗中保

护，如今，我是受人钳制的泥菩萨。你想过了没有？你若再闯禁区去唱歌，株连的就是一大片！——快，快脱下“虎皮”，卸下肩章给我带走。

阿榕 这……我办不到！

高连 办不到也得办到，（严肃地）这是军令，立即执行！

阿榕（木然）……

何娣 孩子他爸，别固执，我求求你了。

[高连动手摘下阿榕的肩章，强脱下阿榕身上的军服。

阿榕 哈哈……脱下“虎皮”更自由，七夕对歌不能改。

高连 那么你就关起门来对歌好了，（转对何娣）何女士，这条犟牛就交给你管了，从现在到明早，不准他离开家门半步。不听话，我就派兵守门！（砰然关门急下）

[切 光。

[当天晚上。乌云遮月，星子不亮，一片朦胧。出现秋月的身影。

幕后歌（男）今年乞巧最艰难，

秋月双目已伤残，

因为忧郁伤肝目，

两眼睁大不见山！

（女）两眼睁大不见山，

还要强登望夫山，

但愿老天多保佑，

切莫漏船过急滩。

[此时，秋月已经唱了很长时间了。

秋月（续唱）往日对歌有交流，

今日对歌无回音，

莫非榕哥有不测，

真叫秋月好心揪；

此刻秋月真痛心，

恰似吞噬一包针，

刺心刺肺又刺肚，

又麻又痛又抽筋。

（坐下，慨叹）唉！苦呵！

[远处传来鸡鸣声。

（续唱）耳闻鸡子喔喔啼，

莫非又近五更时，

挽水西流想无法，

悔恨当初摘山梨。

信手摘得蜂叮梨，

心中有病人不知，

因为分梨被郎切，

谁知亲切反伤梨。

腊月梨花满树香，

我摘几朵送情郎，

莫话山梨花好看，

想起山梨我断肠。

割断肚肠心肝伤，

我今忍痛又上岗。（艰难地移步上岗）

高岗顶上风势大，

风送妹情歌寄情郎。

郎呀郎呀阿榕郎，

你为何至今不开腔？

莫非真的遭不测，

我越猜越想越悲伤。

[秋月欲再上一层，一阵狂风劲吹，炸雷一声，秋月不支摔倒。

[阿实上场，扶起秋月。

阿实 秋月，你果然又来对海唱歌了。

秋月 一年一度的乞巧节，不来不行呵，心中的

积郁不吐掉，我会发狂阿！

阿实 我不是对你说了么，近日有台风，再说你的眼睛……

秋月 我眼睛不好心里明。

阿实 山高路险啊！……算了，算了，我不说了，你歌也唱了，心中的积郁也吐掉了，回家吧，阿爸正在焦急哩。

秋月 阿实，你陪我坐会儿好吗？我俩也有心事要谈谈，你能原谅我吗？

阿实 你的心事我了解，也很理解，人之常情嘛，换过我是你阿月，也难免会想着榕哥的，可是……

秋月 我对不住你呵阿实，我也曾经想过全心全意的只爱你一个人，可是，阿榕的影子我摆不脱。

阿实 我不怨你，要怨就怨这无情的大海，把有情人隔开了！为什么总是生冤家死对头，两地分割不统一？不过，阿月你放心，只要阿榕哥能平安回来，我一定将你还给他……

秋月 （按住阿实的嘴巴）别说傻话了，阿实，你是好人一个，我会尽力待你好的。

阿实 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秋月 难道你就没有别的更高的要求么？

阿实 这……有，有呀，我想你给我生个胖小子，好教春花女有个伴，……

[远处响雷。

阿实 台风暴雨快来了，我们回家吧！

秋月 好吧，回家去了……（站起，欲起步，一惊）怎么，我的眼睛更坏了，一点也看不见了。

阿实 （叹气）唉，我早说了，伤肝伤目呵，这

又何必！

秋月 没办法呵，阿实，我告诉你，我今晚有预感，我担心阿榕他……

阿实 别瞎猜了。快，我背你下山去医院。（背着秋月下山。）

[切 光。

（五）

[灯亮。九十年代第一春的除夕夜。在高雄阿榕家。

[阿榕身体欠佳，独个儿坐在餐桌旁边焦急等待。挂钟敲响六下，何娣捧餐具上。

阿榕 都六点钟了，阿根儿怎么还不到家。

何娣 孩子他爸，你别焦急，阿根他昨晚不是来过电话，说最迟今晚六点半，准会到家吃年夜饭。

阿榕 真是——（唱）暮鼓响咚咚，
西山下夕阳。
岁月如梭过，
染成两鬓霜，
但愿时局好，
明年返故乡，
能见秋月面，
和唱诉衷肠。

（白）孩子他妈，根儿真的能赶回来吃年夜饭么？

何娣 瞧你的唠叨劲？我不是告诉过你了么，根儿昨天从北京飞香港，今日便从香港直飞高雄。他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孝顺你？

阿榕 真是的，急病偏遇慢郎中——

何娣 孩子他爸——

莫焦急，莫揪心，

根儿与你最贴心，

他从来不会违父愿，

你就耐心再等几分钟。

阿榕 好，我不急，我耐心。

何娣 有阿根这样孝顺的儿子，你是前世有修了。就拿他上大学来说吧，你要他学古汉语，他就修古汉语。你要他研究中国民俗学，他就回大陆参加民俗文化研讨会，还跋山涉水去收集民歌——（门铃响）你听，根儿不是到家了么？

阿榕（急）快——快开门。

[阿根风尘扑扑急上。

阿根 爸、妈，我回来了。

阿榕 回来就好！马上开饭，孩子他妈，你炒菜，我开酒，根儿你给我拿四只高脚杯来。

何娣 怎么，三个人四只杯？

阿根 妈，你忘了，每年除夕吃年夜饭，爸都要为大陆的秋月姑姑斟酒添菜的。

何娣 好，好，我明白，我明白。（下）

阿榕 根儿，快告诉爸，你回大陆的事情办得怎么样啦？

阿根 顺利，开心，

（唱）我回大陆二十天，

公私两事办周全。

民俗民歌研讨会，

顿开茅塞胜过研读上十年。

阿榕 爸急着知道的是你回故乡没有，见到秋月姑姑没有？

阿根 我来不及回故乡一趟。

阿榕（急）什么？你——

阿根 爸莫急，爸莫冲，

孩儿不是慢郎中，

故乡情况我了解，

事无大小记心中，

只要老爸耐心听，

保证笑到眼朦朦。

阿榕 故乡没回一趟，能知多少情况？

阿根 爸呵！宇宙大，世界小

事情偏偏这么巧，

北京开会遇贵人，

是个姑娘品貌好。

这个贵人是同行，

她与我同省同县共故乡，

她为人热情高素质，

学术论文也超常。

更有一副好嗓子，

山歌唱出声绕梁。

呵爸，你知道吗，她唱歌的时候，用凉帽对着嘴巴，有节奏地往里扇，那歌声呀，就象会飞会飘似的——

阿榕 我想起来了，你秋月姑姑对歌的时候也常常用凉帽扇风的。这姑娘给你唱了什么山歌啦？

阿根 多了，最好听的一首是

妹有心来歌有心，

哪怕山多水又深。

山高自有妹开路，

水深阿哥开船导。

阿榕 哈哈，看来你们是相爱上了！

阿根 还不敢呢！

阿榕 当爱就爱，有什么不敢的？你怎么不请他当向导一起回家看看？